

(台湾)罗兰 著

——
罗兰散文第一辑

心情的刹那

海天出版社



我坐在廊前的藤椅上，花醒着、草木醒着、风醒着、而我醒着，在夏午的阳光我逃避午睡，因为我爱这世界；我不忍把生命在睡眠中空过而缩短，我希望生命在静观中充实而延长。

43.636

LL



(台湾)罗兰 著

—— 罗兰散文第一辑

心情的刹那

海天出版社

(粤)新登字 10 号

策划责编 周景芳 薛 亮

周建生 秦 海

装帧设计 王卫东 王晓姗

责任技编 李镜明

罗兰散文第一辑
心情的刹那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番禺官桥彩印厂

开本 787mm×1092mm 印张 6.125 字数 125 千

1994 年 2 月第 2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42—068—8

Z·2 定价:5.20 元

罗兰精品系列

罗兰小语第一辑

——给寂寞的人们

罗兰小语第二辑

——冲破苦闷

罗兰小语第三辑

——成功的两翼

罗兰小语第四辑

——为了欣赏为了爱

罗兰小语第五辑

——从小桥流水到经
济起飞

心情的刹那

——罗兰散文第一辑

生活的滋味

——罗兰散文第二辑

寄给梦想

——罗兰散文第三辑

现代天伦

——罗兰散文第四辑

夏天组曲

——罗兰散文第五辑

早起看人间

——罗兰散文第六辑

生命之歌

——罗兰散文第七辑

生活漫谈

给青年们

诗人之国

编者的话

1988年深圳海天出版社首次向大陆读者推介罗兰和她的作品，其后陆续出版了《罗兰小语》、《罗兰散文》以及部分书信体文集和论文集，获得极大反响，在大陆迅即形成“罗兰热”。罗兰的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含蓄，隽永，洋溢着中国式的哲思，睿智、通达；体现着作家对现代社会的深层思考，深刻、清醒；她的作品给打开国门的中国人以前导性的指引，无论是纷繁的人际交往，还是在商业大潮中涌动，均使你体味到一种喧嚣和炎热中的清凉。目前，罗兰已成为大陆读者最喜爱的台湾作家之一。

罗兰女士原名靳佩芬，祖籍河北省宁河县，出生于中国传统的书香之家。其祖父志在金石文物，父亲则谙熟旧体诗词，又长于国乐乐器，这样的家庭环境，给了少年时代的罗兰浓厚的文学、艺术的熏陶。小学毕业后，她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见父亲背负家中七个子女生活的重荷，身为长女的她，在前期师范（初师）毕业时，即选择了“就业”，进入后师读书，放弃了读大学的路。后师毕业后，19岁的罗兰即到乡下小学去教书。由于地处偏僻，日军的铁蹄未曾到过，倒也比较安静。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教书，她遍读了《古文观止》、唐诗宋

词、《花月痕》、《红楼梦》等古籍，甚至连《辞源》都当作小说细细读。同时，她与乡下淳朴、善良、憨厚的农民和孩子们交往中，了解民俗礼仪，增广见闻，获益颇多。这一切，为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罗兰幼年深受长于国乐乐器的父亲的影响，学过钢琴，有较好的音乐基础，17岁时得到天津女师学院名师指导。教书期间，组织过音乐团体，经常带领合唱团到广播电台广播。这种学与用的结合，使她的音乐修养达到相当高的水准。1948年，罗兰只身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在一家广播电台主持音乐节目。罗兰喜爱这项新的工作，她往往一面播送音乐，一面就人生的各种问题，向听众特别是年轻的听众进行启发和导引，同时根据听众的来信，释疑、解惑。由于工作的需要，她的音乐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每天上班，在进入播音室之前，她都是先在心中拟定一个话题，然后选择适合这个话题的音乐。音乐的选材，或轻松欢快，或激昂奋进，或庄严肃穆，或柔情幽思，抑或是凄绝哀怨，都是依据当时要谈的话题中心而设置的。每一段音乐的选配都体现了她极高的音乐素养。当听众沉浸在音乐的欣赏之中时，她便开始那一、二千字的谈话了。她谈理想、谈生活、谈抱负、谈道德、谈修养、谈友谊、谈爱情等等，那富含哲理性和启迪性的谈话，象优美的乐音一样深入到听众的心腑中。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和劳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听众的纷纷写信要求下，1963年她将每天播放的内容，经过筛选整理，结集成册，出版了《罗兰小语》第一辑，以后一发而不可收，又连续出版了四辑。图书面市后，深受读者

喜爱,或研读、或收藏、或馈赠亲友,当时即有人颂称《罗兰小语》是青年人心中的一部“福音”。

罗兰的创作是十分勤奋的。从1963年出版《罗兰小语》第一辑到现在,已有近30部作品面市,除《罗兰小语》5辑外,还有《罗兰散文》7集,长、短篇小说多集,以及书信体文集、诗歌剧、论文集等等。其中《罗兰散文》第一辑和第二辑获台湾中山文艺大奖,这是读者和社会对她多年辛勤劳作的奖励和肯定。

此次海天出版社推出罗兰作品精品系列,依照台湾版原作分册编排,保持了作家本人对其作品集所认可的原貌。从这一精品系列,读者可见出作家的思想、艺术历程,可浸润在作家的心境和情趣中;该系列增加了作家年谱等内容,采用精美印刷,使罗兰作品以新的面貌面市,以满足读者鉴赏、收藏和馈赠亲友的要求。

愿您喜爱我们的奉献。

目 录

● 往事如烟

庙里的日子	3
黄金时代	13
吉人天相	22
迷人的四月	33
梦	38
父亲的照片	42
火车	49
夏午	53
暑假生活	58
赏心乐事	63
歌	71
我和广播结缘	76

● 生活点滴

谈零食	83
谈朋友	87
书与我	91
时代的歌	95

约	98
烟和烟囱	101
写作的动机	104
痛苦的经验	107
夏日二题	111
青蔬滋味长	115

● 心情的刹那

寂寞的感觉	127
窗的情调	129
给“那云”	131
雨丝、绿海	133
小画	135
雨伴	138
虚空	142
为了寂寞	144
彩色的联想	147
声音的联想	151
扔掉了的彩券	154
生日快乐	159
累赘的东西	165
倦旅	169
雾濛濛的松山	173
写给秋天	177
孩子的祈祷	180

往事如烟

庙里的日子

到 寨上女子完全小学 去教书的那年，我十九岁。

战争像洪水，逼得一切河川改道。

我从未想到我会到这样一个乡下地方去教书。

也许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放弃她那多彩的梦幻，而到一个交通不便的乡下去教书的，除非她是不得已。

那时候，我就是不得已。

并不是因为我要赚钱养家，而是因为既然家里忽然无力供我升学，我总不能坐在家里做个消费者。出来教书，最低限度，我是在自食其力。

在离寨上三里外的火车站下了火车，雇一辆骡子拉的轿车，经过两旁长着芦苇的大道，颠颠簸簸的，就到了这个村落。它的名字真有点武侠小说的味道——寨上。

“寨上女子完全小学”在一条窄小的巷子里。小小的木门，涂着蓝色的油漆，旁边挂着白底黑字的学校名牌。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校工，一只眼睛

坏了，另一只眼睛也不很光亮。我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老师。

他带我进了那黄土院落，我才看出，这里原来是一个娘娘庙的后殿。前面正殿的后门上着锁，上面贴着方形黄纸的对联：

“古寺无灯凭月照，
山门不锁待云封。”

门上的油漆剥落，对联纸色已旧。

进了东面的配殿，里面排着十几张桌椅。后面隔开约有九尺见方的一间，挂着一个白布门帘。

校工打开门帘，说：

“校长，老师来了。”

校长是个女的。约有三十岁的样子，一头厚厚粘粘的头发，一张淡黄的脸。嘴型和下颏方得很一致。胸部奇平，而且狭窄，一望而知，她穿着紧身束胸。

见我进来，她带上一丝矜持的笑，对我说了一声：

“靳老师吧？请坐。”

然后她对那个校工看了看，说：

“五叔，靳老师的行李还在外面吧？”

校工答应说：“有两件行李，我这就去搬。”

说完，他躬着身子，打开门帘出去了。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校工是校长的五叔。

于是，校长开始和我谈这个学校。它是娘娘庙改的。正殿仍供着神像，每年四月廿八开一次庙门，有不少人来进香，平常是锁着的。

这学校虽是县立，却由地方上的盐商出钱，盐业好

的时候，多出一点；不好的时候，少出一点。薪水暂定二十元一月，年终也许有双薪。却不敢说一定。

校长告诉我，本来这里的校长是她父亲。后来，她父亲病故，遗下她和她的寡母，无法生活，于是，地方上决定，这职位就由她“世袭”下来。她也是本校毕业的。

学校有六个班，但只有三个教室，所以用复式教学。

她说，这里只有我一个“外教员”，学校也没有宿舍，就只好住在“办公室”里。伙食由“海北春”饭馆送来。

这我才明白，原来这九尺见方的小房间，既是校长室，又是教员预备室，又是我的宿舍。

旁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木板床。我知道，这就是我安顿行李的地方了。

我的课表很快就已决定。一天六节课，节节不空。所要担任的工作是：五六年级的全部功课，连音、体、美术都在内，只有劳作和算术，我说不会教，由一位本校毕业的校友来担任。还有三四年级的国语、音乐、体育、美术，外加一二年级的唱游。

我初出茅庐，不懂得讨价还价，校长既如此交代，我当然奉命唯谨。而且事实上，这里除那位校友之外，也只有我一个教员。校长兼三四年级级任。“校友”是一二年级级任。

于是，我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工作——教书生涯。

第二天早上，我尚未起床，窗外已经吱吱喳喳，挤了一群女生，在等着看“小老师”。

匆匆梳洗停当，打开房门，学生一拥而进。此起彼伏地问我：“老师起来了？”

学生高矮不齐，一个胖胖的学生名叫岳坤麟，上四年级。她问我：

“老师你几岁？”

我说：“十九。”

“我比你大一岁。”她说，“我二十。”

难怪她们叫我“小老师”。

乡下女孩子上学晚。邵绪珍十七，李凤祥十八。李守文十六，她们说她瞒了岁数。

“五叔”送来烧饼、油条和新泡的茶，我开始吃早点。

这时候，“校友”也来了。她是去年毕业的。管校长叫三姑。她们都姓李。

桌子放在靠窗的地方。其余三面，分别放三把椅子。校长、校友，和我，各占一席。

好在三个人分三个教室，谁也不会有空课。下课十分钟，顶多喝喝茶，聊聊天，“办公室”的空间，倒不至不敷应用。

学生程度虽然不齐，但很听话。上课之前，她们虽然叫我“小老师”，但上课的时候，都很郑重的听讲。等下了课，我就又成了“小”老师，成了她们“研究”的对象。

“研究”的范围包括：我说话的口音、我头发的式

样、我笑的样子、我的家世等等。

而我也并不以为忤。因为我和她们年龄相仿。于是，我也“研究”她们，包括她们说话的口音、头发的式样、笑的样子、和她们的家世。

这样，我和学生们就相处得非常快乐。她们跳房子，我跟着跳；她们踢毽子，我跟着踢。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教她们“赶马”和“踩影子”游戏，我比她们笑得还凶，结果需要岳坤麟走来劝我，“老师！不要笑了。”

乡下的习惯是四点钟吃晚饭，所以三点钟就放学了。

放学的时候，太阳还好高。照在一大半黄土墙上，金晃晃的。那院中唯一的一棵大榆树，影子还是长长地印在地上。

学生、校长、和“校友”都有家可归。

空荡荡的娘娘庙后殿，那黄土院落中，就只剩下了我。

这时，我才开始有时间品尝这环境的陌生、放弃学业的怅惘、和形单影只的寂寞。

彷徨无主地坐在窗前，看着对面黄泥墙上的日影慢慢升高，慢慢退去。暮色渐渐侵入，鸦群开始回巢。才到我习惯吃晚饭的时间。

“海北春”掌柜提着食盒进来，那里面是三鲜水饺。味道倒还不错。

我一面看书，一面把饭吃完，已是掌灯时分了。

“五叔”早已回家吃过晚饭，现在，他把煤油灯擦亮，点着，再给我沏上一壶茶。开始把窗外那防盗防雨

两用的木板上好。走过来，问我一声：“靳老师没事了吧？”

我这才知道，原来他也是要回家去睡的。而他为了“安全”，在走出校门之后，要用一把锁把校门从外面锁好。

“五叔”的脚步声在小巷里囊囊地远去，夜色就正式笼罩了这小小的院落。

“古寺无灯凭月照，
山门不锁待云封。”

而“月”并不是天天有的，“门”却是天天锁的。

就这样，我在这每年四月廿八才有一次香火的娘娘庙里，开始度我十九岁的春天。

学生们对我很好，和我玩，陪我聊天，帮我缝缝洗洗，送鱼酱和蟹黄给我吃。却只是一放学就走了，决没有一个人肯和我“作伴”。

校长曾为我想，一个女孩子在庙里住，说不定会怕，和好几个学生商量，让她们到学校来住住，而她们都不肯。

起初，我以为她们和我不熟，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她们怕鬼。

许多神秘的传说，从她们无邪的口中吞吞吐吐地告诉我。

我原谅她们胆小。但也因此知道人与人间的善意会在什么情形之下止步。

我不能说我也胆小，于是，我淡然地表示了我的坚强。既然非此不可，我也只好坚决地相信“无鬼论”，和